

孤帆远影

文-李小山

2000年，我在上海主持“新中国画大展”时邀请了林海钟，他是参展画家中最年轻的一个。2002年，我在南京参观他的个人作品展，发觉他在很多方面让我眼前一亮。我和朋友谈论当代中国画坛的状况时说过，林海钟是新一批山水画家的代表，在当下这种喧哗、浮夸的风气中，林海钟能够以如此纯粹的面貌出现，算是一个奇迹。



当人们在论述当代画坛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存在时，常常会忽略一点：画家在追求“现代性”和“当代性”的过程中，或多或少沾染了一种可以称之为“现代性”和“当代性”的焦虑症，这种焦虑症表现为对“创新”的盲目遵从，而使自己融化在潮流的大合唱之中。毫无疑问，“创新”是艺术的生命，但是，“创新”若与跟风气随大流划等号，就完全失去了其内核。换句话说，“创新”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有时候，“保守”的立场反而成就了“创新”的目的，综观艺术史的发展、演变，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。这里，我特别指出，我曾经许多次谈到，对于“保守”这一提法，常常被人们滥用。“保守”是一种立场，而非成就之尺度，我看到很多以“保守”自居的人，即无才分，又无进取心，他们的“保守”只保着守着无知二字。林海钟得以获取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“保守”立场，在一片“创新”的呼喊和纷扰中，他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悄悄完成了坚固的积累。这种积累是非同小可的，与他的同代人相比较，所占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。

大家知道，安迪·沃霍作为美国当代艺术大师，开创了并推动了风靡全球的波谱艺术，而他本人，却深陷在古典艺术的趣味里。安迪成名之后，所用的家具什物之类皆为十八世纪以前的东西，这说明，趣味与创造性有时并无直接联系。林海钟在普遍风气下强调一种逆向性，意在表达他自己的立场，而他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古典情结只是姿态，姿态是不代表实质的。我想说，即使林海钟的古典情结已将他彻底覆盖，但就其创作实践看，两者的联系也不是绝对的。甚至相反，林海钟现在的一些作品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力求摆脱前人的痕迹，以达到一种个人的纯粹。林海钟力推宋代诸家，这一点正与我的趣味相投。许多年前，我读到张大千这样的文字，大意是：自宋代以后的中国绘画史，表征着一段文化精神衰落的历史。张是尊崇宋代的，林海钟也是宋画的追慕者。但是我认为，任何时代都是不可复制的和拷贝的。范宽、倪云林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等等，他们的生态背景决定了他们的作品面貌。正如我很喜欢引用马克思这句话：离开实践背景的实践毫无意义。我从报纸上常看到某某农民花费十几年时间造了一架飞机，或者造了一个几个世纪前就有过的东西，除了自得其乐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意义？

对于文化的看法，——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，切忌做静态观察和研究。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，因为失去动态过程，任何文化都是死亡的。一些文化化学研究者把科学定性为发现，把艺术定性为创造，是依据它们的存在实质。科学永远是进化的发展的，而艺术则不可能做到后浪推前浪。毕加索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：艺术不是发展，只是演变。西方当代艺术比古希腊先进？现在的中国画超越了宋元明清？结论是不言自明的。

拿画家的言说和画家的作品比较，后者是更重要的凭据。这不仅是意愿和实践之间的错位，也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我注意到，林海钟作品的特色与他本人的认识之间有一座隐现的桥梁，它时而退隐，时而突出，在貌似矛盾的存在里，显示了他的特有的天赋。可以说，在“知”和“行”的关系上，林海钟处理得令人信服，在他这个年龄是难得一见的。



一个朋友仔细看过林海钟的画后对我说，林的作品经得住仔细品味，很耐看，并且越看越喜欢。是的，这是所有好作品共同的品质。我想附带指出，在当代画坛，好作品与有意义的作品不是一回事，我曾经专门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，以求大家重视。好作品是依据常规审美趣味的延续和传承，在完整性和完美性上做功夫，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或高度，诸如黄宾虹、齐白石等；有意义的作品则是破除性的，以破除作为开创的前提，在审美趣味上做了与常规不符甚至反常规的举动，最典型的要数林风眠。请注意，这里所指的常规和破除皆为中国的特殊国情，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，便是“常规”和“革命”的平衡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必须与产生它的背景相联系。

林海钟的画得好和耐看，是因为他在我们这样的时代，在展示他那高人一筹的传统画法的同时，也展示他的个人感悟，——对艺术和对生活本身，这是让人羡慕的。攫取一些古人的余唾并不难，难的是将自己的现实感悟不露痕迹地渗透进去。

